



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一

墓誌五十四

太子太師致仕杜公墓誌銘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
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
常為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
為氏自杜赫為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
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
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
為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

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
家法不遷於世俗蓋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
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
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
公為人尤潔廉自剋一作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
為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
至考其大節備如也一作君子有不能及也其立於朝廷
天下國家以為重退而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
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
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

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
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為揚州觀
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
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為三司戶
部副使拜夫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為河北路
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為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
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
閣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
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
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

事如其為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
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枿毫髮終日無倦色
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
簡而易行始居平遥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
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
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日此
我公也汝奪之一日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長
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
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徃徃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
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

為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
使以次次辨得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
來徃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
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撓
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為之屈者世皆以為難至
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為治以聽斷盜訟為
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
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
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負而居職者類以
不久遷去故吏得為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

爭其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
遂乃作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其事不當得
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
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
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勅諸
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
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
官有以賄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
用去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猷西兵之久出而民
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

者遂欲盡革衆事以脩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
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
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
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
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
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
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
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
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
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

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
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
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
世俗指公與為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
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一作亦罷以尚書左丞
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
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
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
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
學工書畫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

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
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
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人
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
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日此無不足者

歐曾祖太子少保

師

一作

諱某

贈太師

祖鴻臚

卿諱叔

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

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

夫人子男曰詵大理評事訢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

簿詒祕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

欽次適祕閣校理李縱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
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訢以其年十
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祁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
士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夫天子曰咨
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踰
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已
宮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工
為予執法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
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為少不俾黃耆

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
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
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
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餘能自晦歲與人居
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
不干其意已而摧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
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
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

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此無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

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一作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其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此無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一作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龕一作澗

里其平生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機杼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太子中舍梅君墓誌銘

故太子中舍致仕梅君諱讓字克讓世為宣城人常以文學仕進君獨不肯仕其弟詢勉之君曰士之仕

也進而取榮祿易欲行其志而無媿於心者難吾豈不欲仕哉居其此官不得行其志食其此祿而有媿於其心者吾不為也今吾居父母之邦事長老以恭接朋友以信守吾墳墓安吾里閭以老死而無恨此吾志也其弟後貴顯必欲官之君堅不肯乃奏任君大理評事致仕于家有子六人曰堯臣曰正臣曰彥臣曰禹臣曰純臣其一早卒其三子皆仕宦而堯臣有名當世今為國子博士累以郊祀恩進君為太子中舍君既老堯臣來歸朱服象笏侍君旁鄉人不榮其子而榮其父堯臣等皆以君年高願留養君

不許曰此非吾意也顧其二子曰勉爾朝夕以輔吾
老顧其三子曰勉爾名譽以為吾榮居者養吾體仕
者養吾志可也君享年九十有二一作康彊無恙以
皇祐元年正月朔卒于家其子堯臣泣請於其友廬
陵歐陽脩曰堯臣不肖仕不顯而無聞不足以成吾
先人之志退託文字以銘後世又不敢以自私予乃
為之一本上四字作銘曰

志之充樂也一作中壽以隆福有終銘無窮耀幽宮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并序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

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歛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
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
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
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
材者惜孰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
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
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
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
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初為開封人自君之
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

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
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
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
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
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
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
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
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一作於久安尤一作困
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
是時范文正公與令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

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
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
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
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
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相一作相繼罷去天下事
卒不復施為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
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
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狎草一作書皆可愛故其雖短
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
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焉以服久與

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年後二得湖州長
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
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
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絃次尚幼初君
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
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今猶皆顯列于朝而
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
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
以為之辭度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予之

歸豈彼能兮一作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
世以顛擠荒孰問兮香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
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一作
昭昭其永垂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洙字原叔其生始能言已知為詩指物一有能
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記百氏之書至於圖緯陰陽
五行律呂星官算法訓故字音一本上四字作方無
言訓詁篆隸八分無
所不學學必通達如其專家其語言初如不出諸口
已而辨別條理發其精微聽者忘倦決疑請益人人

必得其所欲故自其少也一時名臣賢士皆稱慕之
其名聲著天下初舉進士為廬州舒城尉坐事免官
歸居南京故相臨淄晏公為留守奇其文章待以客
禮久之復調賀州富川主簿未行臨淄公薦其才留
居應天府學教諸生會北一無詔舉經術士為學官京
東轉運使舉公應詔召為國子監直講遷大理評事
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同判
太常寺慶曆中小人有不便大臣執政者欲排去之
未知所發而社丞相子壻蘇舜欽為集賢校理負時
名所與交遊皆當世賢豪已而舜欽坐監進學院初

神會客為御史所彈公以預一作坐客貶知濠州徙知
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其學問經術
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為檢討同判太常寺侍講
充史館修撰拜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至和元年
九月為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
學士嘉祐二年九月甲戌朔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一
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階朝散大夫勲輕車都尉爵
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公為人寬厚樂易孝於宗族信
於朋友諸孤不能自立者皆為之嫁娶始舉進士時
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祖一有母禱者法當連坐主

司召公問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公言保之不可易也於是與稹俱罷公以文儒進用能因其所學為上開陳其言緩而不迫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嘗以塗金龍水戕為飛白詞林二字以褒之至於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既領太常吉凶禮典撰定尤多嘗修集韻校定史記前後漢書編國朝會要鄉兵制度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皇祐中大享明堂翰林侍讀學士宋祁言明堂禮廢久必得通知古今之學者詔公共草其儀禮成撰大享明堂記又詔修雅樂晚喜隸書尤有古法著

易傳十篇

一無此五字

其他

一作所為

文章千有餘篇其施於

為政敏而有方襄州中廬戍兵驕前為守者患之不

能制公至因事召之悉集于庭告曰某時為某事者

非某人邪取其一二人

一無此字

寘于法餘悉不問

一有由是

字兵始知懼是時妖賊反貝州州縣無遠近皆警動

佐吏勸公毋給州卒教習者真兵公笑曰是欲防亂

乎此所以使人不安也在徐州遭歲大饑免民舟筭

緡使得糴旁郡而

一有字

出公私米粟賑民所活尤多

甚衆有司上其最

一有第二字

為京東

降詔書褒美

一作

其

在朝廷多所論議遇人恂恂惟謹及既歿而考其言

皆當世要一作務公知制誥夏竦卒天子以東宮舊

恩賜謚文獻公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為

草辭因曰前有司謚王溥為文獻章得象為文憲字

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

象皆易謚又嘗論宗戚近幸冒法干恩澤以亂刑賞

又言天下民田稅不均而姦民逃亡有司失其常稅

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為均田法頒之州縣使因

民訟稍稍均之可不擾而有司得復其常數近時選

諫官御史有執政之臣嘗薦舉者皆以嫌不用公以

謂士飭身勵行而大臣薦賢以報國以嫌廢一作置之

是疑大臣而廢賢材不可及論河功邊食皆可施行

方公病時八月開通英閣侍臣並進講讀而公獨病

一作天子思之遣使者問公疾少間否能起而為予

講邪既而公病篤以卒天子震悼賻卹加等贈給事

中特賜謚曰文即以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應天府虞

一作城縣之孟諸鄉土山原公應天宋城人也曾祖

諱厚祖諱化贈太傅父諱礪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公初娶董氏再娶胡氏皆先公卒又娶齊氏封高

陽郡君子男五人長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

太祝次欽臣祕書省正字次陟臣將作監主簿次曾

臣某官一字無一女適太常博士陳安道銘曰

惟王氏之先遠自三代下迄戰國商周齊魏其後之人皆以王為氏故其為姓尤多於後世而太原之王出周王子公世可考實太原人後家于宋遂以蕃延惟其皇考是生八子公實其季其德克嗣播其休聲以顯于仕八支之盛名譽材賢公考朝廷儒學之臣退食于家誥誥子孫豈其不樂胡奪之年朝無咨詢士失益支送車國門出涕引首于茲歸歲刻銘不朽

居士集卷第三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社祁公墓誌銘衢閣蜀本皆作娶相里氏司馬公記聞亦然惟羅氏并吉本以為李氏迨歲吉州教授林仲熊遂入纂誤非也

王文公墓誌銘諸本皆作階朝奉大夫惟羅氏本作朝散大夫

蘇長史墓誌天下殆於久安二十三卷余襄公神道碑作怠於久安朝佐政公集怠迨殆三字似通

用徐氏墓誌吾母不以愛殆我穀城縣夫子廟記
見者殆焉此亦以忘為殆也劉侍讀墓誌殆今三
十年祭丁學士文殆榮華之銷歇此則以迨為殆
也諸本間有改者覽者以意讀之

杜祁公墓誌銘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後乃工書

畫畫心體能能轡轡端端熱熱以以其用用俗俗書書畫畫字字逐逐削削

君墓銘太子太師此下有祁文章文一作華所作

頌

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二

墓誌七首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

公墓誌銘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為唐輝州刺
史遭世亂因留家陽山陽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
虞城今為應天虞城人也公諱堯臣字伯庸天聖五
年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以著作
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饑群盜發民倉廩吏法
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

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為三司
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
頗哀憐之方右廢時宦者閹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
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
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
用事無敢指言者其稍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
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
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為之罷景
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
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

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為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
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
某路宜急為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
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為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
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
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
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
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
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
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

為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為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為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榜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之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

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為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暮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

其餘而積於有司者又字有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天子多公功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群牧使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為不可度支副使林澠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澠乃止益利變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為錢十餘萬公亦以為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飛語及上之左右徃徃讒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為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

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為學士群牧使再遷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公持法守正遂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為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構為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為忠為下令購為書者甚急公益感動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徃徃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為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

以語衆折青為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
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為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
月拜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
十一日以疾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公在政事論議
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為搢見在
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
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
自宜如是邪公為入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
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
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為時名臣者甚衆有文

集五十一

一作

卷特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

重儲嗣未立為憂天子愍然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

左僕射太常謚曰文安曾祖諱化某官

一無某官贈
二字下同

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人祖諱礪某官父諱瀆某

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袁氏鄆鄭一作國

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

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

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

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葬雙金或葬土山皆

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葬公之皇考于宋城

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葬焉銘曰
王為祁人遭亂不還六世之祖初留礪山其後再遷
虞宋之間遂安其居葬不遠卜宋多名家王實大族
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
有勞有勤利歸于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所
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實有謀謨誰中止之
不俾相予帝有褒章賚節之贈長子百寮考德惟稱
維古載功在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宮是閔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
吳公墓誌銘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
夫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贈吏部
尚書謚曰正肅吳公葬于鄭州新鄭縣崇義鄉朝村
之原吳氏世為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葬建州之浦
城至公始葬其皇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為人明
敏勁果彊學博辯能自忖一作持度不可守不發已發
莫能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為
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弟當是時吳氏兄弟名
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遷本寺

丞知襄城縣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支二判官知諫院脩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內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為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為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葬汝州界中其後子孫當從葬者與其歲時上冢者不絕故宗室宦官常往來為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折一作之宗室宦官怒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輒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

官曰此不可為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笑然後敢縱獵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為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于嶺外一府股栗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衆疑以為寬天子為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清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乘間隲盟朝廷多故公數言事獻計畫自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群臣爭言豎子即可作一作誅戒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藩臣而實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

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
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銳
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為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無
訛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
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公在開封數
以職事辨爭或有不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曆
五年正月以為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叅知政
事與賈丞相爭事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
變公論辯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
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顧多一作公直乃復以為樞密

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
洪範言大臣廷爭為不庸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以
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州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
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
千人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
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
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
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
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
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

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
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又徙陝府遷禮
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
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
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
以為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疾少間一作
愈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自公罷去上數為
大臣言吳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輒以疾不至於是召
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書都省明年拜宣
徽南院使郵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龐丞相經略

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於白草公以謂約不
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
奏疏論之延一有朝二字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
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得罪麟府
遂警既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且求解宣徽使乃
復以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遂徙河
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之聞其復來皆
驩呼逆于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公享年五十有
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乙卯卒于位一作聞一有二字詔
輟朝一日曾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夫人

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官
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氏太
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度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祝
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秘書省正字安厚
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校
理韓宗彥次適著作佐郎龐元英皆早卒次適光祿
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
在廷士大夫以為榮而公踧踖不安自言子班父前
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
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群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

踈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五十卷
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有家于閩自我皇考卜茲新原厚壤深泉
樂其寬閑今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尚少一作始來
京師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
于一作天廷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
周旋屈伸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
公於臨政簡以便人人失一作去而思愈久彌新帝曰
廷臣汝剛而直來汝予用斷余不惑公曰臣愚負薪
之憂帝為咨嗟公其少休優以本邦寵其秩祿尚冀

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墓誌銘

嘉祐五年八月某日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澶州
軍州事隴西李公得暴疾薨于州之正寢其以疾聞
也上方宴禁中為止樂命尚書省大駝國醫往視未及
行而以薨聞詔輟視朝一日賜其家黃金三百兩贈
公感德軍節度使已而又贈兼侍中太常諡曰某郎
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開封府開封縣褒親鄉先塋
之次公諱端懿字元伯開封人也右千牛衛將軍贈
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隴西元靖王諱崇矩之曾孫

連州刺史贈太師諱繼昌之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
都尉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許和文公諱遵勛之子母
曰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女真宗之妹今天子
之姑屬親而尊禮秩崇顯其淑德美問彰于內外而
和文公好學不倦折節下士喜交名公卿一時翕然
號稱賢尉故李氏之盛受寵三朝而天下之士不侈
其榮而樂道其德公為冢子於其家法習見安行不
待教告少篤學問長而孝友喜為詩工書畫至於陰
陽醫術星經地理無所不通七歲為如京副使歷文
思副使供備庫使洛苑使勅州刺史康懷二州團練

使濟州防禦使坐知冀州失捕妖人降授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未行改滑州兵馬鈐轄居歲中遷汝州防禦使蔡州觀察使天子祀明堂推恩徙華州觀察使獻穆大長公主薨起復為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公泣血辭讓願終喪制上不許其讓許其終喪給以全俸服除拜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累階金紫光祿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實封九百戶公為兒時上在東宮貞宗命公侍研席上尤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禮如家人雖燕見語不及私數為上陳朝廷闕失開說古今治亂多所

補益退而未嘗言公既薨得其遺藁之未上者言宗室事甚詳其餘不傳公少自勉勵見士大夫有失節廢義者輒歎曰士起寒苦以學行自名至牽利欲遂士其所守况驕佚易習而生長富貴間邪故常惕然痛自刮磨思立名節聞一善士傾身下之而賢士大夫亦樂與之遊以此多得名譽方大長公主在時數欲求外官以自効不可得久之出知冀州為政循法度檢身束下民以不擾歲滿召還初在冀捕妖人李校校窮自經死驗得實矣後貝州妖賊王則閉城叛聲言校在以惑衆公坐貶官已而則誅城開無李校

者乃還公防禦使又知鄆州安撫京東之西路是歲
京東水災民饑流亡公為治室廬發倉廩而流人至
者如歸咸賴以全活置弓手馬教其馬鬪皆如精兵
治汶陽堤百餘里鄆人遂無水患又知澶州發軍吏
之姦者去之流其尤者於遠方然後明軍籍均其勞
逸軍中稱平而畏其法始下令捕盜有登隣屋取一
杓者遽寘之法以徇於市曰是固足以信吾令由是
盜賊屏息公雖以公主子自少居京師常領職事其
在三班院尤為稱職三班掌諸使臣功過黜陟而主
者皆顯官自重或貴家子食俸廩而已吏得因依為

姦而職廢久不省至公始躬治簿書考覈虛實賞罰
必當後人多遵用其法及出為三州又皆有治狀故
雖享年不永不究其所施而士君子皆知其非安於
富貴者也及聞其喪也莫不痛惜焉公自為鎮潼留
後十年不遷上以其久也以為寧遠軍節度使公懇
辭不拜及其薨也遂贈感德軍節度使公享年四十
有八娶郭氏封仁壽郡君先公九年卒贈太原郡夫
人西京左藏庫使昌州團練使中和之女子男五人
長曰詵供備庫副使次曰諶曰詢皆右侍禁次曰諄
曰訢尚幼女四人長適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吉州團

練使建安郡公宗保早卒次適祕書丞夏倚次適皇
姪左領軍衛大將軍宗景次適皇姪孫右監門衛將
軍世逸公平生嘗語其子弟曰吾家國厚恩未有以
報吾且死宜有遺言毋因以求恩澤及其薨也其家
如其言銘曰

允矣和文惟時顯人蔚有士譽匪矜帝姻賚其子孫
列爵啓國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起寒家矯于滿盈
紛其利欲敗節隳名公生盛族赫奕高明都尉之子
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不懈聞善如貪在得思戒
間亦宴見忠言告猷學而從政有惠三州享其多美

獨不遐年高旌巨節以賁于泉弓又贈之金璫附蟬
寵渥名榮一作榮名惟有其實刻詩同藏其固其密

居士集卷第三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王文安公墓銘封曹國封一無

吳正肅公墓銘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正一作賢極方上

顧一作州故多盜州一作留守司字無本邦一作

李留後墓銘 即以某年一作其年

續添

吳正肅公墓銘 上顧一作上州故

多次一作州蔡



4